

第一章 我當代理土地公了

「哎喲喂呀！哎喲喂呀……」

一名白鬍子老頭趴在床上，在他的床頭邊放了和人等高的竹拐杖，天然形成的竹頭就像小老頭，和他有六分相似，笑呵呵的，只是此時的白鬍子老頭笑不出來，一張常年笑臉變成苦瓜臉，兩道細長眉毛是打結的，五官都糾結成團。

「哎喲喂呀……痛……痛死我老土地了……」這是走哪門子霉運，他明明離楣神很遠。

「老頭子呀，你到底要不要緊，都聽你嚎了好幾天了，真不行就找個人治治你的老腰……」穿著一身錦紅的老婦細長的眉毛緊蹙，關切地說。

仔細一看，看起來年約四、五十歲的她胸口掛了金燦燦的金牌，數一數有十來片，花樣不重複，還沉重得很，虧她掛得住。

沒辦法，山裡村、流水村、杏花村三村共同祭祀一間土地公廟，土地公廟坐落在三村相連的山坳底下，廟裡的土地婆就愛這黃金俗物，掛得越多她越靈驗，百試百靈。

其實土地婆已有千歲高齡了，只是為了配合土地婆婆的形象才塑造成今日的樣貌。

而趴著哀叫的老土地姓張名福德，世人稱福德正神，但他身邊的老婆卻不是元配，他是眾分靈中法力最弱的一個，分配到事不多的窮鄉僻壤，孤寂百餘年才決定找個老伴作伴。

張福德有很多的分靈，但分出去的靈各成一體，與本尊雖有連繫卻各有靈智。且隨著民間百姓越來越多，他們開拓出的土地也越來越多，光靠張福德和其分靈有些應接不暇，因此一些在地方上有喜名的修行者一旦亡故，便會借調為土地，雖然掛著「福德正神」之名卻不姓張，代管土地，為正牌土地公分擔些日常瑣事。原先這兒並沒有所謂的山裡村，流水村，杏花村，只散居三、五戶逃難的百姓，後來他們開荒、耕種，慢慢的繁衍起來，幾百年過去，此處才形成幾百人雜居的村子，外來戶也越來越多，逐漸分成了三個村子。

安居樂業久了，其中一村的村長想永保安樂，因此向其他兩村村長提起建廟一事，其他兩村同意了，只是因為小村子沒什麼錢，蓋不了大廟，所以就想自己動手抹土疊磚蓋間小廟，用來祭祀護佑一方百姓的土地公。

一開始的土地公廟真的很小很小，屋頂還沒一個成年男子高呢，不懂事的孩子彎著腰躲進去玩躲貓貓，一次只能藏一個，廟小得連土地公都覺得住得委屈。

後來村子裡有人在土地公的指示下賺了大錢，那人一高興就把小廟翻新，改成如今能容十數人進去上香的廟宇，兩旁加蓋了廂房和廚房，還挖了口井，供村民閒暇時來此歇個腳，泡泡茶。

不知何時，土地公廟旁邊長了一棵榕樹，不到幾年功夫大得足以遮蔭，又過了十餘年樹冠寬得蓋過土地公廟屋頂，像一把大傘似的，讓村民們更樂於走動，在此閒嗑牙。

在這段期間來了一位衣衫襤襤的老頭，在土地公的「同意」下成為廟祝，此後每

隔三、五十年就有年齡相當的老漢流落至土地公廟，接替年老身亡的老廟祝。如此過了百餘年，廟裡多了位土地婆婆，之後的廟祝就是攜家帶眷來的，有時還有長相奇怪的小孩。

土地公廟每一位廟祝都十分長壽，活至百歲才壽終正寢，故而鄉間耆老常言土地公廟很靈驗，只要不作奸犯科，做些好事，通常十求九應，讓人心想事成。

其實三個村子裡，很多人都想要當這個廟祝，光是百歲長壽這回事，村裡的老人哪一個不想要？更讓人眼紅的是香油錢，三村三百多戶，加起來一千多人，沒錢的投個十文、扔個六文，有錢的一兩、十兩、百兩的捐，積少成多，累積下來的數目相當可觀，看在銀子的份上，誰不想把土地公廟佔為己有，每天閒著走來走去就有錢花。

可惜沒一個如願，廟裡的廟祝不是想當就能當的，而是要先請示土地公，得到聖筊才得以留下，若強行入住，自稱廟祝，想獲得保佑的，隔天便會在亂葬崗醒來，懷裡抱著一截白骨。而貪心無度，想將廟產據為私產的，不是霉運連連便是怪病纏身，怎麼都好不了，聽聞有個人背部還長了個大包，像個龜殼，長蛆化膿。

一個兩個……許多懷著貪念的人試過，都得了教訓後，三個村子的百姓們都曉得土地公有靈，不允許信眾們胡來，神明保佑家宅平安，五穀豐收，六畜興旺，就該知足了。

只是百姓們不知道，那些得到土地公允准的廟祝，其實就是現在趴在床上哀叫的土地公的化身。

「老婆子，我這痛呀！一時半刻好不了，你別理我，痛久了就好了……」痛到麻木就不痛了，老土地樂觀的想著。

「要不，我幫你揉揉，你忍著呀！」瞧他趴在床上動彈不得，她心疼吶！

老土地點點頭，「你輕點，別太用力，我這把老骨頭禁不起太多的折騰……」

「閉上你的嘴，我一個老太婆能有多大的氣力，謝謝你看得起我。」活了幾千年還得來服侍他也真命苦，都怪這老頭不好好照料自己。

「老婆子……」他動容於老夫老妻的夫妻情深，正想說兩句好聽話討好她，可是口中卻先嚎出殺豬聲。「啊——我的腰……」她這叫沒力氣？女人的話果真聽不得，不論是人還是神。

「很痛？」土地婆眉間多了一抹憂心。

「痛。」他吸著氣，忍痛

她幽幽嘆了口氣，「自找的，怨得了誰，叫你別去你非要去，人家一約喝酒你跑得比誰都快。」

聞言，他一瞪眼，似有不服。「美酒當前誰能不快，不趕緊上去和太上老君喝兩杯，一等秋收我哪有空閒，田頭、田尾都得巡，以免這一年的糧食遭了災。」村民就靠糧食過活了，遇到個好縣官，豐衣足食，家家有餘糧，若來個苛捐雜稅的貪官，繳完稅的那些糧食根本不夠一年嚼用，他又得有得頭痛了。

「是呀！你說的都對，對極了，可是你也得掂掂自己的斤兩，以為你還是十七、八歲的少年嗎？還隨著人扭腰擺臀？」人貴自知，他都是一方土地了，還腦子不

清楚。嗜酒如命，一聞到酒香兩眼就發亮，再遠也飛著去就罷了，喝酒喝到跳起舞扭了腰，他這也是天庭裡唯一一個了。

聽著土地婆的輕聲責備，老土地臉一紅，有些害臊，吶吶辯解，「不能怪我一把年紀少年心，老君他那洞府有他徒弟孝敬的大螢幕，足足上萬個，整個屋頂都掛滿了，一抬頭就能瞧見古往今來多少事，我一看就入迷了……」

太上老君這是炫耀，看得他羨慕嫉妒恨呀！

人家是大神，收徒何止千千萬，其中幾個尊師重道的就夠他面上有光了，藉口約大夥兒喝酒，實則是炫耀徒弟，瞧老君三句話不離徒弟的得意勁，他們下界眾神多心酸。

誰說土地公收徒弟的？

沒有，倒是契子、契女收了不少，可沒一個想到弄幾個未來的液晶電視孝敬他，個個懶得很。

事實上是土地公修行有限，收的義子女也只是一般民間百姓，不像太上老君法力高強，座前弟子個個有神力，擁有撕裂時空的本領，上下兩千年自由來去。

唉，那上萬台液晶電視，雖然訊號接收得不是很清楚，但能用在觀看人間百態，注入點法力還能查看當下各地的情形以及百姓們的一舉一動，這功用多好呀！如果他有這些螢幕，不用走出土地公廟便能知天下事，老土地看得心裡癢癢的，一不留神就喝多了。

「一入迷就跟著一時興起了。」

一想到那事，老土地就滿臉通紅了。

他邊和太上老君暢飲瓊漿玉液，一邊看著頭頂上的螢幕，誰知看著看著就看到一群精神抖擻的婆婆媽媽在公園跳舞，他看到動作簡單又有趣，便跟著甩手，抬腳，轉圈圈，誰知這一轉就慘了，閃到腰。

當時他愛面子，說沒大礙，沒跟老君討藥吃，誰知回了家越來越疼，疼得都爬不起身。

「我也不想的……」以神壽來說他還年輕著，哪知不敵一隻腳都快入棺材的婆婆媽媽。

「找個時間到天庭請老君幫你治治，他會煉丹，那兒肯定有你用得上的丹藥。」若是沒有便開爐煉製，對太上老君而言輕而易舉。

「我哪走得開，天上一日，人間一年，我這腰少說得治個兩、三日才能好，妳說這三村的百姓我放得下嗎？要調解村裡事，才剛插下去的秧苗要防蟲害，還得看雨水足不足。」

山裡村、流水村、杏花村的附近有條小河，所以沒有供水、爭水的大問題，頂多就是婆媳不和，兄弟鬥氣，打老婆和虐夫。

但事再小也禁不起多呀，這些家常瑣事看似無關緊要，但若不抹平了，使百姓和樂，後面接踵而來的事兒可不少。

所以每每遇上這些糾紛，他化身的「廟祝」便出來說合了，這邊說兩句，那邊磨三句，讓大夥兒把心中的怨氣放下，重修舊好，大夥兒一時雖然意難平，但在他

的說合下，多少會給點面子，時日久了，氣也就消了。

可是自己不出面，沒人攔著，這事就鬧大了，雞毛蒜皮的小事演變成持刀互砍的事件，一不小心還會死人。

記得那一回他去給丈母娘拜壽，半個月不在家，等他發現事大了也來不及，人死都死了還能回魂嗎？起死回生這種事他辦不到，天道輪迴是命中注定，他一方小神哪管得了生死，該死就得死。

「這……」土地婆也為難著，土地雖是小小的地方神明，可也不好長期擅離職守。

「哎呀！老婆子，無妨，我再忍忍就是，過個十天半個月總會好全。」他這是自我安慰，其實神軀不比凡身有自我修復能力，神的形貌是化形而來，傷得是元神魂魄，若沒有丹藥療治，僅靠自身療癒好得慢，三、五年來不見得有多大成效，還有可能形成痼疾。

土地婆心裡難受，勸道：「去治吧！看你整天哀嚎我於心不忍，大不了找個人來幫你分憂解勞。」

老土地一聽，雙眼中出現一絲亮光。「那要找誰好……」

「看你覺得誰合適就找誰，咱們能選擇的也不多。」方圓百里內就他一名土地，哪能請旁得土地看顧一、二。

「我看吶……」他沉吟著。

「土地爺爺，土地爺爺，我捉了一隻雞，你看要清燉還是紅燒，或是烤著吃，我餓了……」

聽到喳喳呼呼的少女脆聲，老土地和土地婆互視一眼，露出會心一笑，心有靈犀。一隻體型比同類略大一些的雪白狐狸出現在廟裡，嘴裡叼著血淋淋的斷氣野雞，卻是發出少女清脆的嗓音。

「土地婆婆，妳看好肥的雞呀！夠我飽食一頓了，我勉為其難分你們雞頭、雞腳、雞屁股……」

不是她小氣，是她最愛吃雞了，無雞不歡，她的雞肉要是分出去太多她心疼。

「狐姬，妳來了呀！」土地婆笑得特別和藹可親，一雙眼睛都瞇成線了。

見狀，跑得像一陣風的小狐狸忽然止步，一臉警戒的抬起臉看向兩個神，不自覺後退兩步。

土地婆婆對她雖然也很好，卻不會溺愛她，更沒這樣溫柔過，這一定有鬼。

「狐姬呀，妳有三百歲了吧！」老土地也比平常更加和藹，好誘騙涉世不深的小狐狸。

「怎麼，你要剝了我的狐狸皮做圍脖？」她的皮毛可值錢了，不少人圍捕她就是為了她一身的皮。

「咷咷咷，說什麼胡話，妳是我老土地看著長大的，我要妳的皮幹什麼！」

狐姬是人、狐結合所生的後代，身上一半是人，一半是狐的血統，因為她體內人類血脈被封，她非但不能維持本來就有的人形，連化形都比純血狐族慢，光是幻化成人形就用了兩百多年，而且還不穩定，一下子是人，一下子是狐，一下子人身狐面，一下子又成狐身人面，所以她很少以人的樣子出現在人前，大多以狐狸

的樣貌來去。

狐姬的娘與一名寒窗苦讀的書生相戀，書生在娶了狐妖幻化的妻子後，得到她的幫助一飛沖天，官至二品，兩人前後生了三子二女，都是人形。

偏偏狐姬出生時，狐姥姥找到私自離家，並擅自成親的狐姬娘，大怒之下封了腹中孩子的人類血脈，以至於狐姬娘臨至生產時生下一隻狐狸幼崽。

狐姬父大驚，視為妖胎欲斬之，狐姬娘阻攔丈夫，狐姥姥把狐姬帶走，狐姬娘卻不肯跟著離開，並對狐姬父吐露她是九尾天狐一族，因與他相愛才甘願為他生兒育女。

狐姬娘以為以兩人的深濃感情，狐姬父仍會愛她如昔，誰知他認為自己的妻子是妖物之事一旦暴露會引起麻煩，甚至丟官，為了得來不易的官位他便殺妻，還謊稱她難產而亡。

之後他擔心三子二女成長了也會變成狐狸，便假意扶棺回鄉，將妻子葬於祖墳，半路上安排了假土匪，將其子女一併殺害。

守完妻孝的他又續娶了宰相之女為妻，他意氣風發的認為再無人阻攔前途，封侯拜相指日可待，他會位居高位，青史留名。

哪知迎娶那日，帶走小狐崽的狐姥姥來了，她以人的樣貌現身在喜堂，當著眾人的面指出他殺妻害子的事實，並引雷將其誅殺，雷光一閃，他胸口破了個大洞，死時一臉錯愕。

也為了這件事，狐姥姥一直沒解除狐姬身上的封印，以至於她的修行之路非常困難，每每一到化形時便使不出力，而一旦幻化成人形也維持不久，最多兩個時辰。而在狐姥姥有意的放縱下，她對修行不感興趣，只喜歡玩，整天追著自己的尾巴也樂呵呵。

狐姥姥在十幾年前渡劫失敗，被十道疾雷一劈後不知去向，也許死了，也許受傷太重閉關療傷，總之從那日雷劫後狐姥姥就消失了，沒人知道她是死是活。不過狐姥姥在渡劫之前將懵懂無知的狐姬交託給土地公，讓他代為看顧，狐姬也就平安活了下來。

「那可說不定，我變漂亮了，你看我的毛髮又白又好看，還泛著光，圍在頸項上多暖和呀！」愛漂亮的狐姬自吹自擂，她一身雪白皮毛全無雜色，美得像雪。

「說的也是，這身毛柔軟得……」神仙也會冷，一到冰天雪地的冬天他就想要一件毛皮大裘暖暖手腳。

「咳咳！老頭子，你把話題帶偏了。」輕咳兩聲的土地婆提醒犯糊塗的老土地，瞥向他閃到的老腰。

他一個激靈，連忙把話題轉回來，「哎，土地爺爺的意思是妳長大了，該辦點正經事，不能整日胡玩，妳看比妳小的狐仙仙都到凡間歷練了，她的道行比妳高了不知有多少。」

老土地希望狐姬見賢思齊，急起直追，以她的天分只要用心定不會太差，可是被狐姥姥帶大的她有些長歪了，別人嚮往的事她一點也不稀罕，擁有仙骨卻是半個廢柴，只想玩。

「為什麼要歷練，我這樣也很好呀！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，我娘、我姥姥修行了幾百年還不是殞落了，我幹麼自討苦吃被雷劈，你看我姥姥被雷劈得全身焦黑，活像冒煙的木炭，我才不要死得那麼委屈。」

天算什麼，雷說劈就劈，姥姥用了一千年的時間在修仙，可是幾道雷就毀了她，而人飛昇是滿天霞光，無風亦無雨，這公平嗎？天道以什麼評斷人與畜的不同，不都是一條生靈。

眾生平等是一句屁話，狐狸也在眾生之中，為何得不到護佑，她只看見上天的殘忍。

土地公、土地婆苦笑，有些說不出話。

沉默半晌，土地婆嘆息著開口，「話不是這麼說，修仙有修仙的好處，一旦妳順利飛昇成仙，到了天庭後妳就無憂無慮了，不用再擔心有人剝妳的皮……」

「可是會被要求遵守一堆莫名其妙的天規吧。」以她的個性肯定受不了，她最討厭受束縛了。

「呃，這……」是有不少規矩。

「土地婆婆，還是幫我把雞煮了吧！我餓得肚子都扁了。」狐姬眨著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流露出「我餓了我想吃」的眼神。

「妳這孩子沒偷村裡的雞吧？」挺肥的雞，有五斤重。

狐狸愛吃雞是天性，狐姬剛來時不曉得村民飼養的雞不能捉，一見雞就流口水的她見雞就撲，咬死不少家禽。土地公、土地婆教了她好些時日才教懂她一些為人之道，她也從吃生食變成只吃熟食，人的一面逐漸甦醒。

少了狐姥姥在身旁加強封印，她的封印逐漸鬆動中，假以時日，人類血脈復甦，到時她不化形便能維持人形。

「土地婆婆，這是野雞，我不偷雞已經很久了。」她眼露鄙夷，好像在鄙視土地婆連家雞、野雞都認不出來。

「好好，是土地婆婆說錯了，妳要吃小雞燉蘑菇還是辣椒炒雞肉，村民送來不少鮮蘑菇，此時吃正好。」

她和土地公少吃人間食物，需要的是信眾香火，但有狐姬在，供品還是會被消耗，那是村民的心意。

狐姬糾結了好一會兒，撒嬌道：「我兩樣都想吃。」

「好，那一半燉，一半炒，可好？」把孩子餵飽最重要，她又瘦了。

「嗯！」如願以償的狐姬聲音雀躍。

往前走了兩步，她身子便立了起來，後足一站跨走了兩步，毛絨絨的狐狸腳變成女子纖細長腿，秀足套著繡花鞋，身上憑空出現一襲衣裙，裙長及踝，掩去美景，年紀看來十五、六歲的少女笑盈盈，眼角微微上揚的杏眸有幾分勾人的嬌媚，色豔桃李。

「咳咳！老婆子，別忘了我的老腰。」老土地扶著腰，艱難的翻個身。

「知道了。」土地婆一搖手，表示聽見了。

「遙光，遙光……」

狐姬還沒走進山神廟，那嬌脆的呼喚聲就先傳進廟裡了。

從土地公廟再往深山走二十里處，有個石頭搭建的山神廟，外表看來有些年頭了，牆上有修補的痕跡，新舊不一，屋頂鋪的是石板，一片一片不太整齊，除了大殿，沒有多餘的屋子和香客落腳處，就廟門口有幾塊用剩的石頭充當桌椅。但是入內一看還挺乾淨，不大的地方能容七、八人站立，供桌也是用石頭打磨而成，供奉一尊石雕山神，香爐裡插了三炷清香，香燭燃到一半，表示有人剛剛上山了，一堆燒化的金紙猶有餘燼。

這座山神廟雖然不如尋常廟宇恢弘大氣，但一般想入山拾柴，摘山菜，採山珍的村人，以及獵戶仍會時不時來上香，以保佑平安，入山不拜山神會被視為冒犯，通常不是崴了腳便是被蛇咬了，更慘的是跌落山谷，把腿摔斷了。

雖然沒出過人命，但和山神有關的傳聞不斷，更有人言之鑿鑿，說自己見過山神，山神俊美出塵，但雙眼冷若冰岩，被他一盯上全身僵硬無法動彈，從腳開始凍結，一直凍到頭頂。

「遙光，遙光，你在哪裡，回我一句嘛，不然我要在你臉上撩爪子嘍！」

穿著一身桃紅色衣裙的美麗小姑娘蹦蹦跳跳的進了山神廟，她一進廟就跳上供桌，對著石像又撓又摳，非常不敬地用身後的狐狸尾巴拂神面，咯咯咯地直笑。

「下來。」沉厚的聲音宛如從泉水中發出，冰涼而冷漠。

「遙光，我當土地公了，你看我有神牌了。」狐姬興沖沖的展示有「代理」二字的金片，她掛在胸口。

「土地公？」男聲更低沉了。

這時供桌上的石像不見了，取而代之是一個神色慵懶，側臥在供桌上的男子，他全身上下就穿著一件長袍，前襟是敞開的，露出勻稱的古銅色胸膛，每一塊肌肉都美得有力。

狐姬點頭如搗蒜，「嗯嗯，土地爺爺傷到腰，他說要去治傷，叫我幫他顧好這一帶的百姓。」

「他老婆呢？」男子面色冷肅，一聽就知道她被坑了。

「也去了。」土地爺爺和土地婆婆感情好，走到哪都形影不離。

「他用什麼條件和妳交換？」這隻小狐狸明明靈智已開，偏偏蠢得不像天狐一族，少了天生的狡詐。

她笑得眼睛都成了兩道月牙，「一百隻雞喔！土地婆婆教我怎麼煮雞肉，她允我一天吃一隻雞。」

「她有說離開幾天嗎？」

「三天。」她比出三根指頭。

山神遙光坐起身子，冷冷的瞪她，「妳從不用妳的腦袋瓜子嗎？只去三天為何要給妳一百隻雞，三隻就夠了。」

一聽到一百隻雞變三隻雞，狐姬很不高興的扁嘴。「雞是我的，誰也不能跟我搶。」

她要把所有的雞通通吃掉，一隻也不留。

「妳以為誰都跟妳一樣嘴饞嗎？看到區區幾隻雞妳就傻了。」遙光簡直要磨牙了，恨鐵不成鋼。

狐姬不滿的瞪大雙眸，「什麼意思，你在嘲笑我嗎？」

「原來妳聽得出我的嘲弄，還沒蠢得徹底。」她不是沒有智慧，只是從來不肯思考。

「臭遙光，你欺負人。」她哪笨了，明明比人聰明，林子裡一堆的雞還用得著養嗎？她一爪子能扒下三隻，偏偏人類就是笨，捉都捉不到才得養。

「妳哪來的膽子敢罵我？」遙光冷然一瞥她放錯位置的小爪子。

剛剛氣得跳腳，一根手指就戳上他胸口，現在還不知死活的狐姬咯咯直笑，「我的膽子是你給的，我們天狐一族都曉得我是跟你混的，他們都不敢招惹我。」

「幾時妳歸我管了，為何我毫不知情。」遙光臉色黑得如同烏雲，再次覺得做神不能心軟，他一次隨手一幫，就後患無窮了。

山神廟存在多久沒人知曉，修修補補十來次，四周都是參天大樹，被掩在林中，只留出一條不生雜草的碎石路，看起來陰森。

狐姬無意間闖入山神廟那年還是幼崽，那時她喪母不久，沒奶的狐姥姥外出為她尋奶去，她餓暈了便跌跌撞撞走出狐仙洞府，不識路的她東走走，西走走的找吃食，也不知道她是怎麼走的，居然走到山神廟。

感應到狐妖的氣息，正在打盹的遙光張眸一睜，發現是隻嗷嗷待哺的小幼狐，一時心軟，看到供桌上快發霉的糕點便揚手一揮，碎了一地的甜食勾著小狐狸的胃，她一跌一撞地走到糕點旁吃了起來，還吃得津津有味。

從此以後，小幼獸的巢穴多了一個，不時有供品出現的山神廟成了狐姬第二個家，她由一開始的糊裡糊塗到今日回家般的自在，遙光的無視便是主因之一，當然，也有寵溺的因素在。

遙光眼看著狐姬由一隻小幼崽成長到今日能化形的地步，把她的點點滴滴都看在眼裡，雖然嘴上老是嫌棄她蠢，卻終究是有一份感情的，在無止境的歲月裡有隻逗趣的小寵在身邊，也不覺得生命漫長而孤寂了。

「遙光，遙光，你別這樣冷淡嘛！我是這一帶的土地了，你要送我什麼當賀禮？」她的士氣旺盛，沒被打擊到。

「代理的。」瞧她興奮的樣子，不過是小小的土地，值得她歡喜得都要飛上天嗎？真是沒見過世面。

又射無形箭戳她心窩，遙光太討厭了，她昨天才接下差事，今天就跑來跟遙光說了，他是她第一個想要分享的對象，結果他卻這樣。

「代理也是土地，土地爺爺沒回來前，這片土地歸我管。」狐姬很有雄心壯志。

「土地有說他要去哪裡治傷嗎？」

狐姬搖頭。

「土地受傷，是元神魂魄受傷，要治療也只能去神才能去的地方。」遙光一根指頭往上一比。「天上一日，人間一年，他跟妳說三日即歸，事實上妳三年後才能

再見到他。」

「什麼！」要代理……三年？那她哪有時間玩，她不能再追著尾巴，也無法在雜草堆上打滾，翻肚曬日頭更是奢侈的事。

以往能做的事都要放棄，她還要維持人的樣子……不行，不行，太累了，她不要了成不成？土地爺爺、土地婆婆快回來呀！她撐不住。

可是老土地他們哪裡聽得見狐姬內心的吶喊？狐姬也知道期望他們回來不實際，便把希望投向眼前一看就很厲害的神。

「不用可憐兮兮的看著我，我不會幫妳代管，妳死了這條心吧！」他連綿延數千里的大山都懶得管理了，指望他插手人間閒事？她作夢去還比較快。

「遙光……」狐姬兩眼眨巴眨巴的望著他，宛若琉璃的眼中似有水光浮動。

這隻煩人的小狐狸……遙光忍了又忍，終究開口了，「我最多送妳一樣法寶，讓妳三日內不變回狐狸原形。」

「就這樣？」她面露失望。

「自己答應別人的事自己負責，別想依賴人，還有妳的修為太低了，一條兩百年的蛇妖就足以打倒妳。」她空長了年齡，狐族會的法術一知半解，她比白紙還乾淨。

一提到修為，狐姬羞愧地紅了面頰。「我也有在修煉，可是……」

「修到一半就跑去玩了，看到蝴蝶從眼前飛過便想去追，秋高氣爽想睡覺，風和日麗追雞去，一下起雨來踩水花，雪一落就鑽雪堆裡……」他細數她以往半途而廢的劣跡。

其實在沒有天敵的情況下，修不修行並無太大的差異，在天狐一族的族地有實力強大的狐尊保護著，這些貪玩的小狐狸們沒有一絲危險，只要他們不出棲息地就是安全的。

狐姥姥的想法也是如此，她認為有她在，誰敢傷害她的小狐姬？學得多反而容易自大，想往外跑，狐尊護不住不在族地的天狐，因此狐姥姥不希望小孫女學得太多，半吊子能自保就好。

狐狸修到第一百年會長出第二根尾巴，那時便有化形的能力，天狐一族男的俊，女的美，天生就能魅惑人，但是在狐姥姥的縱容下，狐姬除了擁有天狐一族的美貌外，其他都學得零零落落，同齡的天狐有的已經有兩根、三根的靈尾，而她還是如出生一樣，不多不少一根尾巴，絲毫未有進步，還遲到兩百多歲才化形。

天狐一族的壽命都不長，通常四、五百歲，不是他們的修行不夠，而是他們容易驕矜自大，自以為無所不能。為了增強修為，有一定功力的天狐便會離開族地，混跡人群，以人的精血為助力，不斷的撲殺，掠奪，以殺生來精進修為。這不是修行的正道，會有人替天行道，縱使壽命早就因為修行而延長，也沒有機會活那麼久。

而在族地修行的狐狸修為都不高，沒有外物的助力很快就衰老了，像狐姥姥這樣能活到千歲遭遇雷劫的狐狸少之又少，但她也有狐狸一族的毛病，那便是過於自信。

狐姥姥自認活了一千年，什麼沒見識過，小小的雷劈在身上不痛不癢，她扛得過去。

可是天雷一下她才知道慘了，她太高估自己，一道、兩道天雷她扛得下來，三道、四道天雷有些吃力，五道、六道天雷是拿千年修為跟天拚命，七道、八道之後那便是聽天由命了。

「遙光，我以後不吵你睡覺，你別再數落我那些年少無知，誰沒當過孩子嘛！」盡說她見不得人的糗事，天狐是愛玩，好動的族群，要他們安靜乖巧地待著才是怪事，完全違反天性。

「我。」他由雷電中出生，一睜目已是天庭中的一員悍將，具有控雷使電的強悍力量。

狐姬訝異的睜大眼。「你沒有爹娘？」

「不需要。」

「為什麼不需要，人人都有爹娘，雖然我沒見過我的爹娘。」姥姥養大的狐姬還是渴望有父親、母親的疼愛，她從未感受過什麼叫親情，姥姥常不在族地，也會忘了她，任她自行覓食，獨自過活。

「因為那是多餘的東西。」遙光起身，一甩袖，冰冷的石像再次矗立供桌，而他已回到自己的洞府中。

有別於山神廟的殘破，放眼一看，小橋流水飄在半空，魚無水也能游，許多喊不出名字的花草蓬勃生長，鳥獸不怕人的漫步四周，幾座仙殿隱在雲霧間，根本是神仙住的仙鄉。

這處仙境是遙光製造的，是真的，也是假的，這裡的仙草仙花能治病，一如在天界，可是這個洞府凡人看不見也進不來，猶如不存在的幻境。

滿滿壓枝的仙果充滿靈氣，吃了能增進修為，甜美多汁，摸得到，觸得到，吃在嘴裡汁液甜如蜜，但只要遙光伸手一揮，眼前的一切將化為烏有。

「遙光，遙光，我要吃果子。」好多好多的果子，光是果香就讓人受不了，口水直流。

「妳怎麼又跟進來了？」甩不掉的牛皮糖。

他語氣不悅，卻沒把她趕走。

「遙光，我要果子。」她跳呀跳，還是不夠高。

「自己摘。」他哪來的閒功夫帶小孩。

「摘不到。」她很沮喪的說著。

想想她低到令人發火的修為，再想想她接下的差事，遙光臉色又冷了幾分。

「吃完這些就走。」他手一揮，便是一籮筐果子落下來，強迫她以吃的方式增進修為，他可不想看她因為修為低微，別人上門找麻煩就應付不來。

狐姬不明白他的苦心，還喜孜孜的以為他是被她說服了，開開心心的吃了起來。

第二章 除了姥姥最喜歡的是他

「遙光、遙光，那附在稻禾上紅紅的東西是什麼？」好多喲，密密麻麻的，好不嚇人。

一大清早，狐姬就衝進山神廟，比手畫腳地描述了一番田裡的景象，有村人到土地公廟裡說稻子不知被什麼吃掉了，她去看了看卻也看不出所以然，只好跑來找遙光。

這樣的情形，前兩天都已經上演過。

「那是蟲卵。」

「那要怎麼消滅它？」

忍耐著耳邊的聒噪聲，遙光冷冷地推開那張快貼到他面頰的芙蓉面容。「放鴨子去吃，吃光蟲卵。」

「哇，遙光真聰明，我為什麼想不到呢？快告訴村民去。」得到解決方式的狐姬快如電光，咻地一下子就消失。

因為你不夠聰明——遙光這句話沒能說出口，不想她再闖進山神廟，他佈下陣法，一層又一層，然後進入修復自身傷勢的沉睡裡。

可是他顯然太低估狐姬的破陣能力，天狐一族具有解禁的天賦，任何陣法、禁令在他們眼中形同虛設，有些成年天狐還有穿越時空的本能，即用爪子一抓就能劃破虛空，去他們想去的時空。

不過不是每一隻天狐都有這樣的能力，這是由血脈傳承的，有天狐王血脈的才能辦到。

狐姬的姥爺是上一任天狐王，渡劫飛昇了，這一任的天狐王本該由她娘承繼，但狐姬娘殞落了，天狐族一度大亂，為誰是新的天狐王而大戰好幾回，誰都不肯讓出狐王寶座。

狐姬的修為太差了，攬和進去會有危險，狐姥姥帶她避開了一陣，等狐王之位落定了才回來。

新的狐王是前任狐王的左右手，但新狐王應當無穿梭時空的能力，狐姥姥要狐姬守住她能穿梭時空的祕密，誰也不能告訴，這是她保命的絕技。

不過遙光察覺了，在她一次又一次闖過他佈下的陣法後，那一張令天地黯然失色的俊顏黑得快滴出墨汁。

「遙光，你的臉好黑……」他不會中毒了吧！

臉黑的遙光露出森寒白牙，若是其他神明見了準會嚇到由雲上跌落，「說，說完就給我滾出去。」

「葉片上有小小白白的蟲那是什麼蟲？捉都捉不完，螞蟻在牠們身邊爬來爬去也不咬牠們。」

「蚜蟲。」他簡單扼要地說，想讓她快走，省得他一時手快扭斷她雪白的小頸子。

「那要怎麼殺光牠們？」原來是蚜蟲，長得小卻繁衍速度驚人，一個晚上就佈滿一片。

「捉瓢蟲、大草蛉吃牠們。」那是天敵。

「沒那麼多瓢蟲和大草蛉。」三村幾百頃的土地，哪來那麼多的蟲子，用法術變也變不出來。

遙光手舉起來，在她細頸上滑過，壓抑著火氣，「將辣椒剁碎，煮一鍋辣椒水，

灑在蚜蟲肆虐的作物上，或是將大蒜磨成泥，和入水，用蒜頭水來噴灑，三天內看得到成效。」

「遙光，你好厲害，什麼都知道。」他太強大了，簡直是她心目中最偉大的神，土地爺爺要往後排。

「修行不行就多看書，別丟我的臉。」另一隻空無一物的手一擺，丟出兩本農書，直接砸在她頭上。

「啊！這是什麼？」她最討厭書了，一看就頭昏腦漲，兩眼發暈，它們一個個凶悍無比的飛向她。

「書。」

「我不要。」這玩意毒害人心，姥姥說天下的讀書人都是負心漢，心無人倫，養出一群狼心狗肺，為了出人頭地連妻兒都能捨棄，一書在手，宛若千毒萬毒，能將心腐蝕掉，只剩下空洞。

只是她好奇，偷偷到村裡學識字，也偷看過那些凡間女子看的書，不料一看發現真不是什麼有趣的東西，叫女子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，夫死從子，從從從……她就不懂了，從出生到死亡只為別人而活，那活著何用？

他們天狐族才不做這種傻事，誰的能力強誰開口說話，不論男女都能成為天狐王，掌管一眾狐民，她才不需要讀書呢，要是被凡人那一套害傻了怎麼辦？

看到又丟回懷中的農書，冷沉著臉的遙光直接瞪人，「不背熟就不要找我，我不是代理土地公。」

「可、可是……我不識字。」狐姬眼神閃爍，不敢直視他一眼就能將人看透的冷瞳。

「要我教妳嗎？」他皮笑肉不笑，很是凶狠。

「不……不用了，我學不來。」

「我可以一字一字的教妳，每天寫上一千個大字，直到妳學會為止。」還想騙人，這隻小狐狸的道行太淺。

「一千字！」她驚恐的白了臉，頭搖得快斷了。

「狐姬，妳真不識字嗎？」他冷冷的問。

狐姬鼓著腮幫子，惱怒地噘嘴，「遙光壞神，都不幫狐狸，我們不是該守望相助？你不能欺我年紀小。」她避開他的問題不回答。

「三百歲還算小？」雖然神的壽元上萬載，三百歲在他看來連零頭都不到，但對於凡間眾生已經很長了。

「比你小多了。」當她還是小狐崽時，他就長這模樣，過了幾百年還是沒變，能有這樣的修為，他一定很老很老了，跟族地裡萬年樹妖一樣的老。

狐姬沒料到自己誤打誤撞的猜對了，遙光的確是遠古大神，因能力過於強大而引發猜忌，自請下凡守一方大山，幾千年安於平靜，仙界都快遺忘有他這號人物了。其實他不怕跟其他神仙爭鬥，體內有著滿溢的戰意，但為了逃開某個緊追不捨的愛慕者，他放棄眾人仰望的神位，甘願下凡蟄伏。

「是小多了，我用小指的力氣就能捏死妳，所以妳最好別再給我玩些小花招，乖

乖的把這些書拿回去讀。」不自量力，若是以前的他，她早成了一堆粉末。她氣得臉紅，氣呼呼地用手指往他裸胸一戳，「你欺負狐狸，我鄙視你。」遙光一把捉住她纖細的指頭，輕輕一握，她就動彈不了，「狐姬，妳太放肆了，我是山神，而妳是連一堆火都升不起來的小狐狸，妳哪來的膽子對我叫囂。」恃寵而驕。

「我……我會變強的。」她眼睛噙著淚。

「何時？」

「很快。」她是狐王後裔，資質不會太差。

「妳的很快是兩百年後嗎？」他嘲諷。

狐姬聲音一滯，竟回答不出來。

她無心修行是事實，也討厭被逼迫，看到姥姥被雷劈，她更確定不要修仙，時間一到就入輪迴，她不為人，要當血統純正的天狐，在吃喝玩樂中過完一生。

修行有何用，一道天雷下來就什麼都沒有了，她為何要拚死拚活遭雷劈，努力了還沒有回報，這也太虧了。

狐姬在心裡暗暗猜想，自詡天道的神肯定害怕渡劫的仙人，先一步將其毀滅，讓尚未壯大的小仙們不能威脅他們的地位，太卑鄙了。

她又猜中了，神也有私心，不容許比自己強大的新神誕生，他們用盡心思的阻攔，把其中的強者扼殺。

「狐姥姥給了妳幾顆延壽丹？」看見她瞪大眼睛一臉戒備，遙光冷哼了聲。

哼！她還防他，他連看都不會看一眼的「等丹藥他會搶它不成。」

被他一哼，狐姬心裡一慌，回答道：「五顆。」

「只要妳潛心修煉，我再給妳五顆延壽丹，助妳登仙。」以她的修為連一百年也撐不下去，若沒有延壽丹早就爛成一堆泥了。

「四顆。」才不要活到一千歲。

遙光眉一挑，笑得十分嘲弄，只聽過有人嫌少的，居然還怕太多。「為何？」

狐姬一臉驚恐地回答，「被雷劈很痛的，我是姥姥渡雷劫渡到一半被帶走的，那時我都聞到姥姥身上的焦肉味，太可怕了，我不要死得那麼醜，像塊木炭。」

聞言，遙光頓時有哭笑不得的感覺，竟然有人因為怕死怕痛而拒絕上萬的壽元？

看她真的是一臉抗拒，他無奈，一句話溜出了口，「雷劫我替妳擋。」

「不是要自己承受嗎？雷擊伐毛洗髓。」真的能讓旁人代替？她第一回聽見。狐姬水亮的眸子波光瀲灩。

「路不是只有一條，伐毛洗髓有別的方式。」當然，一樣要千錘百鍊，才能淬鍊出最完美的筋骨。

好像不是那麼難嘛！想著不用吃苦就能換到壽元，狐姬小小地動搖了一下，但隨即又想到別的事情，「我不想被天道規矩束縛。」

遙光眼目低垂，「修成九尾天狐才會渡劫飛昇，妳只要壓制修為在八條尾巴就不用遭雷擊。」

「啊！我怎麼沒想到這漏洞呢！修什麼仙嘛，半仙、散仙也是仙，只要有源源不

斷的延壽丹，想要活多久就有多久。」她一臉笑呵呵的盯著山神大人，那眼中閃著金光，顯然把他當成寶山，覺得他一定能滿足她的需要。

「投機取巧的行為不可取。」遙光很頭疼，他原意是激勵她，這會兒倒給她偷懶的理由，被她順著竿子往上爬。

「這法子是出自你口。」她只是借來用而已。

遙光面色一冷，決定不再被她牽著走，「我會看妳修煉的成果，兩百年後妳若沒有絲毫進展，那就掘好墳穴等著，我不會給妳一顆延壽丹。」

「不要一顆，是四顆。」她捉他語病。

「我的意思是一顆都不會給。」這隻小狐狸平常傻得很，在這種事上居然學精了。

「壞神，捉弄狐狸。」她生氣了，要和他斷交三天。

「是半人半狐，妳體內的人類血脉快要擺脫禁制了。」一旦狐血中融入人血，她修煉的速度就會變快。其實他有一件事沒說，以狐姬半狐半人的資質，她就算沒有九條尾巴也無妨，只要修為到了一樣飛仙渡劫。

「你就會挑我語病……你先放開我成不成？我疼，你捉痛我了。」疼得受不了，她才肯露出委屈的神情，一根纖白的指頭都捏得泛紫。

遙光一怔，看向手中纖指，臉上出現惱怒之色。

他力道分明不大，怎麼還是傷了她？這蠢狐狸卻也一聲不吭？

「學著忍耐，以後還有得妳受的。」話一說完，他朝扭曲的纖纖蔥指吹了一口氣，而後佈滿淤紫的指頭在瞬間恢復蔥白，筆直修長如初，沒有半點受傷的痕跡。

傷好了，手自然不痛了，皺著眉頭的狐姬也笑了，一再翻來覆去的看完好的手指。

「你怎麼辦到的？」這一招要學起來，她好治療大山裡的鳥兒鶲弟，一干動物姊姊妹妹，在山林裡生活，哪有不受傷的。

「修行。」

一聽到修行，她馬上洩了口氣。「不行，我頭痛，腰痛，腳痛，全身都痛。」

「那延壽丹妳也不要了？」

狐姬眼珠子骨碌碌的一轉，討好地笑道：「遙光，你不會不給我是不是？我最喜歡的除了姥姥就是你了……」

「少誣媚，我不聽花言巧語。」她就那一點能耐，他會不清楚嗎？他從她一丁點大看到如今，不就是不想修行，只想靠著撒嬌耍賴拿到延壽丹，他才不會讓她得逞。

「遙光，遙光，我活久一點才能陪你呀！要不然只有你一個神的山神廟多孤寂，平時活人不見一個，只有我不嫌棄，不時的找你玩。」瞧！她是多好的狐狸。如兩汪泉水的雙眸泛著動人的波光，看著逐漸嬌媚的小臉，遙光平靜如古井的心湖輕漾了一下，嘴巴卻是很硬，「孤寂本來就是一個人，我樂在其中。」

「說反話。」她不快的雙手環胸。

「妳太吵了。」吵得山神都要發火。

「不吵，不吵，我最乖了……喚嗚！」偷襲不夠光明磊落，他不是正人君子……呃！不是好神，壞！

狐姬揉著被書敲疼的頭頂，目光冒火的瞪人。

「拿回去，看透了，背熟了，妳就不會在農事上有所困擾。」被她三天兩頭的找上門，他的無上仙居都成狐狸窩，一股狐騷味。

「可我討厭看書。」狐姬掙扎著。

「這世上不是每件事都能隨心所欲，身處紅塵俗世都有一、兩件為難的事，妳不去解決克服，它永遠都在，想想老土地這些年對妳的照顧，妳既然答應幫他，又怎能半途而廢？」

她最大的弱點是重情，誰對她好都會牢記在心，一有機會必定回報，所以老土地他們才能說服她代理土地公一職，又以百隻雞引誘，讓她不可抗拒的點頭。

「遙光，萬一我做不好呢？」她很害怕，打她出生至今就沒做過一件正經事，只跟著姥姥到處去玩。

遙光微微揚唇，「我在一旁看著。」

不知是不是被她纏久了有了一絲心軟，每每一遇到她，堅硬如石的心就會產生裂縫，明明嫌煩想一腳踢開她卻又伸腿勾近，讓一身雪白毛髮的她趴在腳邊，看她全無憂慮的打著呼嚕，心裡也莫名的平靜。

聽他會幫著她，狐姬不安的心定了，以仰慕目光凝視他，笑盈盈地勾挽他臂彎。

「遙光，你不要離我太遠，不然我會怕。」

她沒有爹，遙光便是令她安心的島嶼。

「好。」反正他有無盡的壽元，陪她一段又何妨。

看著他，狐姬笑得好甜蜜。

「不過妳的修為還是要提上去，不要連隻小蝦蟆精都應付不了。」狐狸差點遭到四腳蝦蟆吞食，傳出去太丟人了。

她俏臉一紅，多了三分嬌媚，「討厭，討厭，你幹麼一直提醒我那件事，那次是我輕敵了，以為不到我體型一半大的癩蝦蟆，我呼口氣就能把他滅了……」

誰知蝦蟆成精了，張口朝她噴出毒液，嚇了一跳的她跌坐在地，是姥姥適時的叼走她，不然她一條小命只剩一半。

「這也是在告訴妳，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理所當然，凡事有不可預期的萬一，一步錯就有可能萬劫不復。」牽一髮動全身，一個小小的變動有滅世之力。

「遙光，你別唸咒了，我頭暈。」「老人家」的經文是不是都特別長呀？一起頭就沒完沒了。

遙光目露無奈，頑皮成性的小狐狸聽不了唸叨，懶得再跟她打嘴仗，他伸手往虛空一抓，一份玉簡出現在他的掌中，「這是迷狐幻步的玉簡，是你們天狐族才有的功法。」

「真要學？」她哀嚎著駝了背，一下子好像有千斤重壓在雙肩上。

「學了對妳有好處，打不過就逃，迷狐幻步能迷惑敵人的雙眼，敵人以為妳在原地，實際上妳已經遠離戰場。」身形已移形換位，一步就到十里外，腳程再快的人也追不上。

「好吧！聽你說得滿有意思，我勉強學一學。」背口訣，練步法，縮地成寸，逃

命的時候就用得上了。

遙光恨她不成材的往她鼻頭一彈。「廢柴。」

「嘻嘻，廢柴分你雞吃，走，我們到土地公廟，我殺兩隻雞請你。」她難得大方一回，可知吃雞是她的最愛。

「不去。」不知羞恥，被罵了還樂呵呵。

「不能不去，你是我當上代理土地公後第一個邀請的客人。」狐姬半拉半推的，不准他拒絕。

「妳不是有其他朋友？」身為山神，山裡的動靜他多少知道，偶爾會看她跟她的狐狸姊妹、花妖鳥獸玩在一起，她似乎很快樂。

狐姬眼中的笑意變淡了，垂下腦袋，「我的朋友不喜歡我了，他們說我和人走得太近了，不跟我玩。」

因為土地爺爺的請求，她常在三個村子走動，因此沾上不少人氣，她的朋友中有不少親友死在人類獵戶手中，所以他們也把她恨上了，認為她是叛徒。

看她眼中的落寞，遙光的大手往她頭頂一放，輕輕揉著，「記著，以後妳的人類血脈會覺醒，人的特徵會慢慢明顯，狐血會隱藏在體內，對他們來說，妳就是人類了，妳沒發覺幻影石漸漸地失去作用了，可妳能維持人形的時間卻不受影響？」幻影石是遙光用來維持她三日人形的法寶，使其不惹人忽狐嚇著百姓，三日之後幻影石要在月光下吸收月華才能再啟用，否則將失去作用，跟一般石頭沒兩樣。

「可是我喜歡當狐狸。」人的拘束太多，要守一堆的規矩，不如狐狸自由自在。

「妳會習慣的，當人有當人的好，那是妳該學習的。」她必須成長，不能停滯不前，他想看到她的成長。

「遙光，你要一直陪著我，不能放開我。」此時的狐姬像在懸崖上方學飛的老鷹，心中依賴著要將她推下崖，逼她成長的遙光。

這一刻的狐姬並不曉得眼前的山神大人是她日後最重要的人，只把他當父執輩般依戀，填補她父親的空位。

天狐族的族地狐丘內有成千上萬的大狐狸、小狐狸，看似她的家族十分龐大，定然有很多的親人陪伴，不會孤獨，但其實不然。

狐群之中也有勾心鬥角、互爭地盤，他們的修行資源就那麼多，食物來源有限，自然要想辦法爭取，表面上的平和不代表包容，私底下的暗鬥不下於人類。

狐姬的出身尷尬，即使狐姥姥壓制了她的人類血脈，狐狸間也能嗅出那一絲絲不同，狐姥姥在時，他們懾於其威而善待狐姬，狐姥姥渡劫失敗後，昔日待狐姬好的那些天狐漸漸展露本性，開始排擠，言語擠對，不當她是族人看待。

誰叫狐姬修行太低，又是失去家族庇佑的孤孤，不拿她當平日消遣又拿誰？不長進的天狐是得不到尊敬的。

因此狐姥姥失蹤後，狐姬就很少回狐丘的家，她大半待在土地公廟裡，老土地和土地婆當她是自家孫女養，讓她稍微感覺她是有親人的，而不是遭到遺棄。

儘管如此，爹娘的位置是無法取代的，即便是狐姥姥也不能，她的不肯上進源自心裡沒有寄託，成就再高卻無人分享，她修行何用？還不如在有限的生命裡盡情

玩樂，不辜負來世上一遭，得過且過便是狐姬的心態。

而她或多或少也受到狐姥姥的影響，對異性有著戒備，狐姥姥仇視男人也玩弄男人，她用身教告訴狐姬男人皆不可信。

但遙光在狐姬眼裡不是男人，他是山神，又曾經在她幼小的時候照料著她，她便把他劃歸在家人的範圍內，自然的親近他。

她忽視了他的性別，任憑遙光在她心底的分量越來越重卻不自知。

遙光看出她的不安與憂傷，卻難以吐出好聽話，只一臉不耐的說：「不管我怎麼做，妳都會纏著我不是嗎？妳還擔心什麼。」

狐姬眨眨眼，想著自己老是來找他，他每次雖不耐煩卻也沒趕自己走，又笑了。

「土地公，我家的豬不知為什麼就是不長膘，養了大半年了還是瘦巴巴的，我們家就指望賣了豬好扯幾塊布給孩子做新衣服，您就幫幫我們，讓豬肥一點……啊！忘了說，我是山裡村老朱家的二媳婦，我們已經分家了，您可別走錯家了，一定要保佑……」

山裡村的老朱家……在旁邊掃地的狐姬思索起來，那不是懶媳婦家嗎？他家的二媳婦既刻薄又懶惰，飯不煮、碗不洗的只會潑婦罵街，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街串巷，到處說人閒話，到人家家裡順半斤豆子三兩油的。

哼！這個好吃懶做，好逸惡勞的蠢貨根本不用幫她，她家的豬不肥是因為她從不上山打豬草餵豬，豬三天兩頭的吃不飽，當然餓瘦了，不幫、不幫，下一個。

「土地爺爺，我家那口並不曉得為什麼不出水了，讓人下去瞧也瞧不出所以然，我家離河邊遠，挑個水要走上老半天，麻煩您去瞧一瞧，看看有沒有解決之道……」

這回請託的人是陳家人，看到他們拿來的供品有雞又有魚，狐姬笑得嘴巴都快咧到耳朵後面了，趁著人家燒化紙錢時扯了雞腿大快朵頤，滿嘴的雞肉塞得腮幫子都鼓起來，還不忘捉了魚來啃。

等陳家人來收供品時，頓時被那一片狼藉驚得目瞪口呆，久久無法言語，想著土地公顯靈了！

他們納悶的眼神不斷瞟向土地公、土地婆神像，不解兩位神明幾時愛吃雞了，看起來嬌嬌弱弱的狐姬完全沒引起懷疑。

不過自這次之後，三村村民的供品一定有雞，不論是全雞還是素雞都可以，供奉了雞的人家所求之事往往很快地獲得解決，反之就慢慢耗了。

一時間，三個村子裡養的雞非常搶手，狐姬吃得滿嘴油，身形似乎胖了一些。

「土地公，我家的稻子要收成了，請您保佑風調雨順，別把這一年的作物給收了……」

天氣要好要壞我哪管得著呀！行雲佈雨是龍王的事，不歸土地公管，自個保重吧！狐姬聽著暗地撇嘴，決定不管這事，頂多在天氣要變壞之前先提醒一聲。

「土地公、土地婆，我家那口子又去賭了，輸光了兩百個銅子還想牽我家的老牛

去賣，我們家老的老、小的小，全依賴著老牛耕地，沒有牛我們哪來的力氣種田……」

狐姬聽了婦人的話，簡直想要攏腰教訓她，質問她丈夫是賭徒她嫁什麼嫁，要本狐仙去暴打他一頓嗎？賭一沾上是戒不掉的，還是把家裡的銀子藏好，別給偷了，男人沒錢就不會作怪，看他拿什麼賭。

「土地公，我家的母雞和雞蛋莫名其妙的沒了，我找了老半天也沒找著，八成是黃大仙叼走了，您幫著說說情，別再來偷雞了，我攢著雞蛋賣錢呢！家裡少鹽缺油的……」

什麼，搶她的糧食！
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敢從她嘴邊奪食就得付出代價，三個村子裡的雞都是她的！她的雞，誰也不能搶走一隻。

只見土地公廟的香煙繚繞，信眾們唸唸有詞的求土地公護佑，一道凡人肉眼不得見的白光倏地衝出土地公廟，直奔丟雞的那戶人家，正是聽得按捺不住，化為原形的狐姬。

代理土地公一職已經三個月了，一百隻雞也吃得差不多了，土地公還沒回來，狐姬總算有被坑了的感覺，相信遙光說過的話，土地公去的地方是天界，沒個兩、三年不會回來。

氣憤之餘狐姬還是認真的幹差事，不時的在三村土地巡視，幫村民解決問題，只是她是半桶水功力，看著是妥當了，事實上還留了不少殘局，叫人哭笑不得。

三個月來，她大多以人的形貌出現在村民面前，並向他們解釋原來的廟祝是她的外公，爺爺病了要回老家養病三年，這段期間由她暫代廟祝之事，村裡人可以來找她。

由於她長得美又嘴甜，一雙盈盈大眼好似能滴出水一般，本來不滿她續任廟祝的村民沒來由的點頭，事後才一頭霧水的想著怎麼就同意了，一個來路不明的小姑娘真是廟祝的外孫女？畢竟廟裡的香油錢不少，一年也幾百兩上下，萬一是什麼歹人怎麼辦。

但不說狐姬天生魅惑，能讓人放下戒心，就說這三個月她確實「轉達」了不少土地公的意思，替村人解決許多問題，大夥也就默許她繼續當廟祝下去。

不過狐姬還是習慣用了幾百年的狐身，當人反而彆扭，一沒人的時候她便會露出白狐原形，這邊跳跳，那邊跑跑，一下子追田鼠，一下子和蝴蝶、蜜蜂玩，對著石頭磨爪子。

只是狐姥姥的封印越來越弱了，她體內的人血力量益發強勢，幾乎壓過狐血，有時以狐身跑著跑著會忽然轉化人的模樣。

所以她盡量不在白天以狐狸的樣子現身，以免被人發現她不是人，這一次是氣極了，她忘了要隱身，飛快地到了丟雞地點，想找出蛛絲馬跡。

吃雞吃到吐是她畢生夢想，誰也不能阻止。

「嗯，這兒有拖行的痕跡……」是雞嗎？怎麼看起來像蛇爬過的痕跡，還是條大蛇……

察覺有蛇，狐姬激動了，全身都在顫抖。

她不是怕被大蛇一口吞了，而是想著活蛇十八吃，她要如何把可惡又可愛的蛇吞下肚？

雞和蛇是狐狸的最愛，牠們的肉質甜美又叫人欲罷不能，幾百年來，狐姬不知抓過多少大蛇、小蛇、蛇祖宗，通通都進了她的肚子。

「你們，有看到誰拖走你們的同伴嗎？」她用的是獸語，人類聽來就是狐狸叫。一群瑟瑟發抖的雞不敢回答，公雞、母雞帶著小雞擠成一團，看到尖嘴巴的狐狸，牠們比看見大蛇還恐慌，蛇一次最多吞一隻、兩隻雞，狐狸本性貪婪，吃不了也要一口氣咬死一窩雞，再一隻一隻叼走。

「喂！你們幹麼嚇成這樣，我剛吃飽飯，不會再吃你們……」左邊那隻蘆花雞很肥，改天叫這戶人家宰了上供桌。

感覺到她飢渴的目光閃動，原本嚇得不敢動彈的雞群忽然騷動，咯咯咯地叫起來。

「怎麼了、怎麼了，是不是黃大仙又來了，快把撥火鉗拿來，這次非打死牠不可……」

隨著聲音，一名壯碩的男子匆匆的從屋子跑出，手裡拿著撥火鉗用力揮動，氣沖沖的衝向雞舍，可定睛一看，他驀地怔住。

黃大仙沒瞧見，卻看見一隻毛色雪白的狐狸，尾巴搖得歡似在和他打招呼，偏著頭的狐狸像是在對他笑。

見鬼了，狐狸會笑？

他猛地清醒，撥火鉗握緊，朝著狐狸頭使勁打下，「臭狐狸，原來是你偷雞吃呀！

害我誤會黃大仙了，把我的雞還來，我要吃你的狐狸肉，剝你的狐狸皮……」

什麼！他要吃她？

狐姬動作敏捷的跳開，避過撥火鉗的揮擊，她滿臉怒色的弓起身子，爪子亮出，準備把眼前的男子撕成碎片。

可是這時候一個三歲孩子走了出來，手舞足蹈的對著她喊狐狸，她才突然想起此時的她是狐身，難怪會引人誤解，換成是她也會誤會狐狸偷雞吃，因為她就在雞舍前。

好大的一個黑鍋她背定了，看到撥火鉗又揮到眼前，她不多做逗留，身子很靈活的轉身，跳過人高的院牆。

「好險，好險，差點被打死……」幸虧她跑得快。

回廟之後她一定假藉土地爺爺的名號，勒令三村百姓不得傷害白狐，那是鎮廟聖獸，替土地公辦事的。

驚魂未定的狐姬跑得氣喘吁吁，回頭一看發現自己竟跑過了一個村子，從山邊的杏花村來到靠近山坳處的山裡村，離河邊最遠的一戶人家便是山腳下的陳家，水井沒了水的那戶人家。

「來了就去看看，別說吃了雞不辦事。」她可是有良心的狐狸，絕不白吃別人的雞。

左右看看有沒有人的狐姬輕輕一躍，跳過陳家的院牆，姿態優美的走到井邊，往

上一跳到了井口。

低頭一看，果真沒水。

不信邪的她把水桶往下一推，叩的發出聲響，好像敲到什麼了，乾涸的井底似乎有東西動了一下。

「誰呀！吵我老龜睡覺。」

老龜……咦？底下有烏龜？

狐姬好奇的扔了一塊石頭下去，正好敲著龜殼，叩的一聲回音清晰可聞，井底的乾泥又翻動了一下。

「叫妳別吵沒聽見嗎？再吵老龜拿妳來煉丹。」牠好不容易找了個靈氣充沛的修煉地，這麼快就有人來搶。

「哼！是我拿你燉湯還差不多，你這一身肉夠燉一大鍋了，我能吃三天。」龜肉很補，延年益壽，想到這還是有道行的老龜肉，狐姬嘴邊有可疑的亮光。

「誰敢吃我老龜，活得不耐煩了？」居然敢把主意打到牠頭上，看牠的震天殼砸暈她。

底下的井泥一翻動，現出將近五百斤重的大烏龜，烏黑的龜殼幾乎要與井口一樣大，長長的腦袋伸出龜殼，抬頭往井口一看，逆光的龜目一瞧才看得清楚上面景象。

「你才活得不耐煩，是誰讓你佔了人家的井，這戶人家挖了這口井可不是讓你來養老，你識相點自己出來，不要逼本大仙下去捉你。」

哇！這井好深，往下一跳還上得來嗎？

未戰先懼三分的狐姬縮縮頸子，嘴上威脅口氣大，卻沒打算自個兒找死，拾了一顆又一顆的石頭往下丟。

叩、叩、叩……在狐姬聽來這是悅耳的聲響，可是底下的老龜聽來卻是刺耳，簡直氣炸了，牠怒瞪著眼朝上大喝。

「不許再扔了，不然我老龜饒不了妳。」不過是一隻騷狐狸而已，也敢在龜爺爺面前猖狂！

「有膽你上來呀！咱們一決雌雄，別當縮頭烏龜躲在龜殼裡……啊！好像罵錯了，你本來就是烏龜，嘻嘻嘻……」到了平地，慢吞吞的烏龜絕對不是她的對手。

「妳這隻狐狸欺龜太甚，有本事下來呀！龜爺爺和妳大戰三百回合。」老龜仰頭叫陣。

「呸！憑你也敢自稱是本大仙的爺爺，要是我姥姥還在肯定轟破你的腦袋。」哼！你不上來，我就把你埋了，此處充做龜墳。

狐姬法力雖然不高，但挪動些砂土還綽綽有餘，不一會兒砂土紛紛落下，彷彿她真要將老龜埋在井底。

「住手、住手，妳在幹什麼，底下的靈穴快被妳封死了。」沒有靈氣牠修什麼修，想把牠活活悶死呀！

老龜挑中這口井是因為此井是風水極佳的水靈穴，長年出水不乾涸，適合水中生物修行，下面的靈穴不斷湧出的靈泉，對修行者能助長修為，一般百姓喝了能不

生病，解百毒。

牠趁夜深人靜的半夜爬進這戶人家，嘆通一聲撲進井水裡，藉由井水的靈氣增強自身。

「喔，原來是靈穴呀，難怪你賴著不走。」狐姬調皮的將五十公斤重的大石頭丟向老龜，牠龜殼被重重一擊。

「妳……妳竟敢讓我的龜殼裂出細紋，龜爺爺我生氣了，不可原諒，黑心狐狸納命來！」牠的龜殼，牠最寶貝的殼，牠要修多久才能把殼補好？嗚……嗚……牠跟她拚了。

Crescent Family